



开学啦

□殷贤华

九月一日的晨风
裹挟着荣昌卤鹅的香气
我站在幼儿园的铁门前
分明听见,来自记忆深处
清脆的上课铃声

“爷爷再见”
在招摇的小手丫缝隙里
我还看见,两个小小的身影
在同一片九月的阳光里
一前一后,跨越了几十年的彩虹桥
在雨后融为一体

风更大了,记忆中老教室的木桌
和眼前新教室的电子屏
在心里轻轻碰了碰
或许,今天我们都开学啦
孩子们去认识新的汉字
我去捡回遗落在童年里的
那声清脆的上课铃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偷偷地爱着自己

□姜义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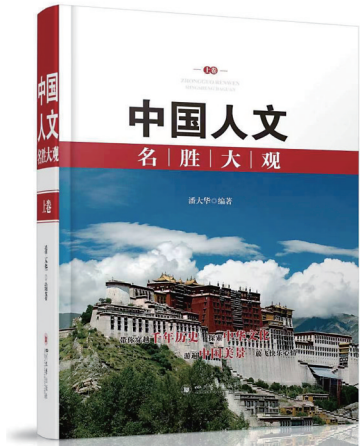
在清风里醉饮
在青山中拈香
一心向理想寻诗的人,又怎能
勘破执念,任飞絮满身、寒岩听浪

学不会折腰趋附、俯首周旋
做不到昂首临风、坦荡疏狂
灼日风沙深处
散作一粒孤冷无依的微尘

四十六岁的盛夏,草木葳蕤
我躲在长江源头的岩隙处
偷偷地爱着人间,爱着自己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【 书 讯 】

《中国人文名胜大观》出版



重庆籍作家潘大华编著的《中国人文名胜大观》(上下卷),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,这是一部梳理华夏历史人文古迹的综合性人史读物。

全书荟萃国内各地代表性古遗址、古都古城、石窟寺庙、园林楼阁、名人胜迹,以地理为脉络,以历史为内核,全景展现中华数千年文明遗存风貌。

本书突出文史结合的特色,不止描摹古迹风光,更深度解读其背后的朝代变迁、典故传说与建筑艺术价值,将一座座古迹视作“活的史书”。选录覆盖面广阔,既收录中原核心古迹,也兼顾边疆、南方地域特色名胜,世界遗产与地方珍贵古迹皆有呈现。行文平实通俗,兼具文史科普与旅行参考价值,适宜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。

作者将散落的人文遗存汇于一册,引导读者经由名胜古迹回望华夏过往,体味古代建筑、雕刻、文学、民俗的璀璨成就,帮助读者读懂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传承脉络,为大众了解祖国人文遗产提供了一部翔实可读的读本。(铨铨)



水上小路

□董运生

老家虽说不上水系纵横交织,但大大小小的河、汉、沟、湾却宛若大地上的掌纹,密布在山野与村庄之间。

老家水上的路,细细分来有两种:桥是大路,踏石是小路。不管大桥小桥,它们都是水上的正式或准正式公路,横跨于相对宽阔的河面,建在村庄近旁或通衢干道之上,任凭车马行人往来。而踏石则谦卑得多,它是非正式水上公路,修在河水窄浅之处,疏疏落落放几块石头,从此岸排到彼岸,不成规矩。桥有名有姓,譬如高家庄桥、丁家庄桥,堂堂正正地标记在地图之上,成为一方水土的坐标;踏石却默默无闻,一场大雨过后,便被山洪卷走,荡然无存,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。

父母一生务农,守着几亩薄田,其中较大的一块就在石庙对面的河沿上。那里地势平坦,土壤也相对肥沃。母亲常说,地里那些草木,都是她的儿女——杨树挺拔,辛夷树秀雅,乌药和丹参埋头长着根茎,豆子顺着竹竿往上攀,黄瓜则拖着长长的藤蔓,开出一朵朵黄灿灿的花。每隔三天,父母便要过河去探望它们,看看辛夷是否有开花的,豆角该不该摘,黄瓜熟了几分。锄草、松土、搭架、浇水,一忙就是大半天。那条叫鸭河的河在这段还属于支流的上端,河面不宽,平日里水流清浅,踏石稳稳地立在水中,方便着人们来来往往。

今年八月中旬,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。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,河水陡然暴涨,浑浊的洪流裹着泥沙和断枝,咆哮着冲向下游。待到晴后几天,我随母亲去田里摘菜,走到河边,才发现那排老踏石已不见踪影。我们穿的都是布鞋,走到河边就脱了鞋子,挽起裤腿,赤脚踩进了水里。河水没过小腿,脚下的有些石头滑腻腻的。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,不料一脚踩在一块生了水苔的石头上,脚底一滑,猛地打了个趔趄,双手在空中舞了一阵子,总算没有摔倒,但裤腿和上衣却湿了不少,冰凉地贴在身上。母亲回头看了我一眼,让我在河边等着,顺手把湿衣服拧干,她自己去对岸摘菜便是。

我站在河水里,低着头拧衣摆,目光无意间落在自己湿漉漉的脚边,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。那时我大约五六岁,有一回,母亲背我过河去北坡摘辛夷花蕾,我非要自己走。母亲拗不过,便放下我,牵着手让我

痛并快乐着

□张艺

“我是璀璨星空中的孤星,但我并不孤独。我是茫茫人海中的寻梦人,我对梦有着美好的憧憬。我是崎岖人生路上的步行者,但我并不畏惧退缩。”这是白岩松《痛并快乐着》里的经典语录,它几乎伴随着我整个大学生活,开始并不能对这个书名有深刻的了解,随着岁月的沉淀,终于理解到“痛并快乐着”所包含白岩松的人生况味。

真正让我有感触,又想重拾这本书的激情是这次听了白岩松在珠海重症年会上的讲话,感同身受。他说:“ICU(重症监护室)在辛苦的同时,也有很大的成就感,最大的成就感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鼓掌,而是来自于你们都知道,当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,当你的绝望变成希望,当一个消失的心电曲线,重新成为有生命力的曲线时,拿什么您都不换。”

我们要明白医学的边界,它是科学而非神学。要理解病症与抚慰其实是分不开的。而医生要开给病人一剂叫“希望”的药方,这“药方”里包含安慰烦躁不安的患者

走前面试试。我挣开她的手,逞能地一蹦一跳,结果一脚踏空,整个人摔进了水里。母亲一把将我拉起来,抱在怀里拍着我的背,问我喝到河水了没有。母亲回家给我换了干衣服,然后她折回河边,脱了鞋蹲在水里,仔仔细细地拣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,有青灰色的,有赭红色的,一块一块地搭配着摆在了踏石稀疏的地方。摆好后,她还不放心,来回踩了好几趟,觉得牢实了,才招呼我过去。我踩在那新铺的石头

上,稳稳当当的,觉得母亲真了不起。

30多年过去了,母亲还是像我儿时那么瘦,只是她的背已经有些佝偻,像一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老柳树。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瘦小,却依旧倔强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涩与温热。一个念头冒了出来:“我何不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,在这河里重新摆一道踏石呢?”说干就干,我挽起裤腿,蹬进河里,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摸索。河水清凉,冲在腿上痒酥酥的。我专拣那些大小适中、相对平整的石块,三两个小的垫在底下作基座,再把大些的稳妥地架在上面作踏石,让它们露出水面约莫两三指高。摆好一处,我便站上去踩一踩,试试是否晃动。如此往复,忙了个把小时,等到最后一块石头落定,我沿着自己摆出的踏石走了一个来回,每一步都稳稳当当,心里便有了底。

母亲摘完菜回来,篮子里装满了青翠的豆角和嫩绿的黄瓜,上面还沾着露水。她走到河边,看见水面上新铺起的一排踏石,知道那是我的“杰作”。我站在对岸,朝她喊:“妈,你走个试试!”她笑了笑,挎着篮子,踩着我铺的踏石一步步走过来。走到我跟前时,她点点头,嘴角漾出笑意,说:“摆得还中!”

石头是大地的骨骼,坚硬、沉默,却承托着人间的步履。踩在踏石上,脚底传来那种坚实的触感,到底比踩在冰凉的水里踏实得多。摆一道踏石,其实就是在河上修一条小小的水路——它不算桥,没有名字,不为人知,但它能连通两岸,方便赶路的人,也方便我的母亲。下一次大雨再来的时候,或许这些踏石还会被冲走,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水上小路,从来不在石头上,而在那些愿意弯腰铺石的人心里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和心情起伏变化的家属。患者的心情总在绝望处延伸,而医生要在绝望处为他点起希望那盏灯。

泰戈尔说:“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但死做到静美谈何容易。生命的最后时刻,很难有握手的告别,常常是流着泪,隔着玻璃看着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亲人,眼看一条曲线变成直线,悲泣之声此起彼伏……痛到极致也是一种释然,因失去而更懂珍惜。

有的时候我们把生命里的关键时刻的取舍都交给医生来决断,认为医好是责任,医不好就要负责。殊不知,医学它真的有边界,医生也有竭尽全力但无能为力的时候。我们常常被救死扶伤感动,却又时常在施压。

他们何尝不想每次都能妙手回春,治愈你,治好你。医师节刚过,马上迎来教师节,节日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稀松平常之事。前者拯救生命,后者治愈心灵,我们应该对他们保持尊重,理解,包容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协会员)

柚子树下的童年

□杨素林

以前的乡村,大多聚族而居。老家在县城对面羊淹渡,大伯、幺爸和我们家宅院相连,围成一个口字形,中间有一块宽阔的院坝,平日用来晾晒粮食和衣服,西头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柚子树。这里,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。

那时家家户户孩子多,年岁也相差不多,闲暇时,大伙儿便聚在院坝里玩耍嬉戏。

女孩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跳房子。在院子里用白色粉笔画出整齐的小方格,找来一块小石片,丢在第一格,单腿独立跳过去,再把石片踢到下一格,逐一前进,绕上一圈,直至回到起点,石片不能压线,就算赢了。接着升级,把石片丢在第二格,继续踢。单腿跳十分考验体力,有时跳久了,累得气喘吁吁,满脸通红,汗流浹背,可玩跳房子的人依旧乐此不疲,兴致盎然。往往玩到夜幕降临,才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。

男孩子玩的花样又不一样。还记得滚铁环的热闹场面。这玩具构造简单,一个铁圈,一个带钩子的手柄。将铁圈卡在弯钩上,手握铁钩,推动铁环,沿着院坝边缘一圈又一圈奔跑。天气晴好的日子里,五六个人并排滚铁环,一字排开,场面好不热闹。

有一年冬天,下了一场大雪,地上积了厚厚的白雪,脚踩上去,留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。放了寒假,正是小伙伴们玩乐的好时候。不知是谁提议堆雪人,当即一呼百应,一下子聚拢来好多伙伴。大家徒手把雪堆起来,用力拍实,堆出椭圆的身子,再往上摆一个小些的雪球当作脑袋。寻来两颗小煤渣,嵌在雪球上当眼睛;又取来一段胡萝卜,竖嵌在两眼下做鼻子。一个憨态可掬的雪人便立在了院坝当中。

堆完雪人,大家又打起雪仗。十来个孩子分成两拨,一字排开,站在院坝两端,便是敌我两方,都想着把对方“打败”。雪球就是子弹。蹲下身抓一把雪,在手里团紧,扬手奋力朝对方掷过去。若是击中,被打中的人便算中弹,顺势倒下,佯装受伤或是“牺牲”。对方的雪球飞过来时,我们或俯身躲闪,或纵身跳开。几番回合下来,纵使天寒地冻,额头上也渗出细细的汗珠。

院坝西头的那棵柚子树,也是我们的好去处。那树枝繁叶茂,树冠浑圆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孩子们总爱攀上枝头,或卧或坐。枝干轻轻晃荡,如同坐在摇床上,好不惬意;烈日之时,浓密枝叶遮天蔽日,独享一身清凉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岁月流转,随着三峡大坝蓄水,那方热闹的院坝早已沉入江底。但院坝里的欢声笑语,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,早已化作童年的梦,深深镌刻在记忆之中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)